

隨息居重訂霍亂論

隨息居重訂霍亂論第三醫案篇

海昌王士雄夢隱纂

鎮海陳 亨春泉校

南鍼

張戴人曰。泰和閒。余見廣濟院僧病霍亂。一方士用附子乾薑同煎放冷服之。服訖嘔血而死。如此而死必是暑證。洞溪云暑證忌薑。雖與苓連同用亦有大害。况與附子同。頃合流鎮李彥直中夜忽作吐瀉。自取理中丸行。禍更烈矣。服之。洞溪云此是寒霍亂之方。百醫至謂有食積。以巴豆藥三五丸下之。亦不動。至明而死。縱有食積。何必下以巴豆。遂平李仲安攜一僕一佃客至偃城夜宿邵輔之家。是夜僕逃。仲安覺其逸也。騎馬

與佃客往臨穎追之。時七月天大熱。炎風如箭。埃塵漫天。至辰時而還。曾不及三時。往返百二十里。既不獲其人。復宿于邵氏齋。忽夜開聞呻吟之聲。但言救我。不知其誰也。執火尋。乃仲安之佃客也。上吐下瀉。目上視而不下。胸脇痛不可動搖。口欠而脫。曰四肢厥冷。此正風溼喝三者俱合之證也。夜行風大兼感涼氣乘馬疾馳更按其壻曾聞余言。乃取六一散以新汲水剉生薑調之。頓服半升。其人復吐。乃再調半升。令徐服之。良久方息。吐證服藥往徐服始至明又飲數服遂能起生薑不煎但剉入新汲水中而合法也調六一散取其微辛佐甘涼之劑以解風暑而清溼熱略無調養三日平復。先清外感而後調助火之弊可為用藥之法其勞瘁之傷可為治病之法

羅謙甫治一蒙古。因食酒肉。渣乳而患霍亂。從朝至午。精神昏憤。脈皆浮數。暑邪未去按之無力。所傷之物已出矣。正氣已虛即以新汲

水調桂苓白朮散徐徐服之。妙隨作地漿水。澄取清者一杯再

調服之。尤妙吐瀉遂止。次日微煩渴。與錢氏白朮散時服而愈。證脈

如是而所傷之物已出。則知中氣傷殘。暑邪未解。故用補正清

邪之治。凡虛人受暑而病。此者。即以是案為法。可也。其理中四

逆等方。皆治陰寒致病。非治暑也。

又治提舉公年近八十。六月間患霍亂吐利。昏冒終日。不省人

事。暑邪內擾脈洪大有力。一息七八至。火勢衝激頭熱如火。邪熱上僭足

冷如冰。肺氣不降半身不遂。胃氣大亂不能牙關緊急。熱入陽

不是遂以甘露散瀉熱補氣安神。明加茯苓以分陰陽。冰水調

灌漸漸省事而諸證悉去。後慎言語。虛證最要節飲食。諸病宜節無病人亦宜節

三日以參朮調中藥理正氣。十日後方平復。

汪石山治一人年三十餘。形瘦弱。忽病上吐下瀉。水漿不入口。

七日自分死矣。未服燥熱藥診脈入至而數。曰當夏而得是脈。

暑邪深入也。提舉以八十之年而脈入至此人七日不吐瀉不

納水穀。邪氣自盛也。遂以人參白虎湯進半杯。良久復進一杯。

徐進覺稍安。三服後減去石膏。知母。而人參漸次加至四五錢。

可法操縱黃檗。橘皮。麥冬等。隨所兼病而佐使。制劑一月後平復。暑

有法元傷之治

此案可法。一僕夫燕京人。縱酒飲食無節。疴霍亂吐瀉轉筋。煩渴幾殆。時

六七月淋雨。晝夜飲糖漚水數升而安。貧而無人服侍得飲此

是後生六子起家致富孫曾繞膝壽至九秩而愈余亦曾見一人如

而終若富貴人患此則每為溫補藥所誤也千金方云輕者水

差良然良然古此偶合古方。余目擊其事。後路途中及六合縣

見一人服新汲井水良愈。兒暑熱病渴喜冷飲者但以新汲水

霍亂為然也今人雖明知其患熱而猶禁冷飲何耶

一人病霍亂欲吐不吐欲瀉不瀉。心腹痞痛。脈之沈伏如無。痛

每如此乾霍亂也。急令鹽湯探吐宿食痰涎。挽許遂瀉。上囊得

自通但得吐與六和湯愈。瀉即可治矣。

孫文垣治程氏子先醉酒。後御色。其平素縱恣。次早四肢冷。胃

脘痛極。脈僅四至。或以鬱火治。投以寒涼。痛更甚。三日前所食

西瓜吐出未化。

傷冷已甚

乃翁以為陰證傷寒。

今人凡間病犯房事者雖不傷冷食亦謂

之陰證傷寒輒以丁附

欲用附子理中湯不決

此翁頗虛心逆

薑桂殺之可慘也已

孫視之。面色青慘。叫痛而聲不揚。坐臥煩亂。是霍亂兼虵厥證。

也。先當止痛安虵。後理霍亂。可免死也。遲則誤事矣。急用醋炒

五靈脂三錢。蒼朮

錢五分。烏梅三箇。川椒炮薑桂心各五分。

水煎飲下。痛減大半。

恣吹生冷復傷于酒更誤于寒

下午以大

腹皮藿香半夏橘皮山查茯苓五靈脂兩帖全安。

仍以和中化滯理其脾胃

而愈御色一端略不置議洵可法也

江篁南治從叔于七月間得霍亂證。吐瀉轉筋。足冷多汗。囊縮。

一醫以傷寒治之。增劇。

庸工常技

江診之。左右寸皆伏不應。

上下否塞故脈

伏而尺部極微口渴欲飲冷水足冷囊縮似屬厥陰口渴亦似

中陰溼無轉筋多汗證乃以五苓散與之此治傷寒霍亂有表

若少陰頭有汗則死矣此覺稍定向午猶渴囊縮乃暑熱入

于熱多用桂苓甘露飲則得矣囊縮乃暑熱入

時如用桂苓甘露飲則得矣囊縮乃暑熱入

欲飲冷非傷寒也而以五苓加麥冬五味滑石投之始知為暑

與傷寒藥渴何能已熱矣僅加

麥冬滑石不足蔽辜而更以黃連香薷飲冷進一服俗前方拘泥

五味酸溫尤不宜用俗前方拘泥

忽進此劑殊屬可笑次早脈稍出按之無根且人脫形連投溫

香薷升散呃忒手足逆冷飲食入口即吐挂朮五味香薷

宜乎如是等藥見效矣

稍不禁為灸丹田八九壯囊縮稍舒手足稍溫伏熱得火灸已

繼以理中湯二三服茫無頭緒若江氏者可謂蔽于古而不

猶甚咽疼熱不解時或昏沉理中湯又見效矣可再服此湯

見囊縮不是虛寒也乃以竹葉石

膏湯

焦頭爛額之客

投之而愈

此案江氏初治原知為熱止因泥古遂致一誤再誤迨嘔吐形脫之時又不知

清補兼施而艾灸理中幾至潰敗幸而不用附子故未著尙能挽救然亦危矣讀者鑒諸

江少微治一婦人六月中旬病霍亂吐瀉轉筋一醫投藿香正

氣散

此治襲涼飲冷兼寒溼而成霍亂之方

加煩躁而赤揭衣臥地

藿香正氣散溫散之劑也

尚不可誤施于暑熱霍亂故誤投附桂者每見下咽即昏沉厥冷渾身青紫而死醫者猶謂陰盛已極此等大熱之藥尚不克救再遇此證仍以此法投之至老不悟而死者之冤亦無從訴此余之所以述霍亂轉筋諸治法為世告也

脈虛無力身熱引飲此得之傷暑宜辛甘大寒之劑瀉其火熱

以五苓散加滑石石膏吐瀉定再與桂苓甘露飲而痊

暑熱為虛微瀝弱絃細芤遲以熱傷氣也甚至隱伏不應指或兩尺絕無皆邪滯經絡上下格拒使然不可誤認為虛寒也亦有脈因

火煽而反洪大滑數異常者此霍亂所以無一定之診臨病極宜善審也

陳三農治一婦。暑月方飯後。即飲水而睡。睡中心腹痛極。肢冷上過肘膝。欲吐利而不得吐利。疔痛垂死。六脈俱伏。令以藿香正氣散煎湯探吐。一吐減半。再吐而安。此停食飲冷睡臥當風之劑。引吐又合機宜。不必拘守鹽湯一法也。

繆仲淳治高存之家僕婦患霍亂。以砂仁一兩炒研。鹽一撮。沸湯調。冷服一劑。愈。此治夏月貪涼脾胃不和之輕證也。冬月傷冷物者加吳茱萸。

張石頑云。一少年新婚。陡然腹痛麻脊。醫通謂之番痧。即乾霍亂之因熱者。或令飲火酒半杯。此必疑其為陰證也。而不知少年新婚最多火證。何耶。以不論貧富。冬夏衣被皆新。而合歡成禮。勞則火腹痛轉劇。旋增顛脹。身發紅點。熱毒得酒愈熾。若不急從清解。必七竅流血而死。

與蘆根汁

解酒毒而清熱

得吐痛解復有鼻衄口燥胸腹略見紅斑分

熱啜童子小便稍安

清營妙品

又濃煎茵陳湯

宣解惡氣穢毒之聖藥

仍入童

便續續與之得大吐汗出而痊

葉天士治一人霍亂後中氣大虛肝風內動心中空洞身痛肢

浮用異功散加木瓜薑棗按此以培中制木之劑而為霍亂善

後之治最可法也若見身痛肢浮而誤用表散之品則內風愈

動脾土重傷因而致殆者多矣夫霍亂固是中焦土病而土病

多由木侮故雖治寒霍亂必首察厥陰之動靜儻其人肝陰素

虧內風暗動者薑附等極宜慎用即當用者亦須妥為駕馭毋

使過劑設或無節雖不似熱霍亂之立時殞命亦必增劇而生

枝節試觀仲聖治厥陰下利之用白頭翁湯其義自明蓋厥陰雖當兩陰交盡而具合晦朔之理陰之初盡卽陽之初生其本陰其標熱其體木其用火是以獨稱剛臟而爵以將軍顧名思義可以悟其治矣世有治肝氣性崇剛燥者驟則變瘧厥緩則成關格人但知病之日深而不知藥之所釀併及之以爲醫家病家兩鑑焉

懷抱奇治一男子恣飲梅水吐瀉無度手足厥逆面色慘晦聲音不出而脈沉伏小水點滴不通服藥入口卽吐醫告技窮余思梅味酸主收故小便癰閉而果得癰則敗癰又香竄走竅乃取麝半入臍中半入鼻孔病者卽以手拂其鼻曰此何物也少

頃小水大下二三行忽如醉而醒夢而覺越日索粥漸安此無外因者故但以敗果通竅即能奏效其巧思正不可及也

童拭廬治陳氏婦盛夏病霍亂吐瀉腹中疔痛四肢厥冷冷汗溱溱轉筋戴眼煩躁大渴喜冷飲飲已即吐六脈皆伏雖曰霍亂實臍厥也經云大氣入臍腹痛下注可以致死不可以致生連宜救陽爲急遲則腎陽絕矣以四逆湯薑附各三錢炙甘草吳茱萸各一錢木瓜四錢煎成冷服日夜連進三劑四肢始和危象皆退口渴反喜沸湯寒象始露即于方中佐以生津存液之品兩服而安按此案論證用藥皆有卓識其真諦全在喜冷飲而飲已即吐及服熱藥後反喜沸湯也設能受冷飲者即爲

內真熱而外假寒。然熱證亦有胸下格拒不通。雖喜冷飲。飲已仍吐。必細細呷之。始能受也。亦有痰溼內盛。雖渴而喜熱飲者。皆不可誤認爲寒也。故必辨舌苔之色澤。驗小水之有無。始無遁情。案中未及。尙欠周詳。且大氣入臟。非人人共患之疫。而疫氣流行之際。亦閒有此一證。故醫者必議病而用藥。毋執方以殺人是乃仁術。

倪姓患霍亂吐瀉。審知始不作渴。四肢不逆。脈不沉細。易治一證醫用大順散兩帖。漸至于此。因見四逆。復加附子。脈證更劇。見我實童曰。此病一誤再誤。命將殆矣。若果屬寒。投熱病已。今反四逆。脈轉沉細欲伏。乃釀成熱深厥深。與熱邪傳入厥陰者何異。

中肯證即。以竹葉石膏湯。人參易西洋參。是加黃連滑石兩劑而

安。同時有陸姓患此。醫用回陽之劑。日夜兼進。豈真欲其速死哉。紙上談兵。讀

書無眼者。往往如是不厭逆。煩躁日增。病人欲得冷水。禁絕不

與。可恨。甚至病者自起。拾地上痰涎以解渴。可憐。遷延旬日而

死。能延旬日。則欲得冷水。噫。即使真屬陰寒。陽回躁渴如是。熱

藥之性。鬱而無主。以涼藥和之。病亦立起。不學無術。曷勝浩歎。

涼藥和之妙理。未經人道。謝賦

張氏女。夏月患霍亂。醫用薑附霍朴茶連等藥。嘔吐雖止。腹痛不已。而痢五色。至第八日。童診脈細數。沉部有力。兩目罩翳。舌絳。肩紅。胸膈煩滿。口渴引飲。是暑穢之毒。擾亂中宮。而病霍亂。

苦熱雖能開鬱止嘔畢竟反助邪勢致變五色毒痢

此暑毒尚不甚重而

兼溼邪故僅變五色毒痢若與子和桂苓甘露飲加黃連銀花

黑豆兩服翳退而諸恙遞減胃亦稍甦因畏藥不肯再服余謂

餘邪未淨留而不去戕害臟腑必轉他病乃與三豆湯加甘草

頻飲而愈

湯止卿曰常州伍某素壯健方啖飯忽呼痛倒地云胸膈如刀

割羣醫莫治問三日懨懨待斃矣一老人過問病情令磨陳墨

汁與啖痛立止病如失因問是何證也曰記少時鄰人患病類

此一老醫以此法治愈云誤食天絲毒也想墨汁無害故令試

之不料其果合耳

此證雖罕設有之人必以為乾霍亂耳故采之以廣聞見

固始有人于元旦食湯圓訖。方出門賀歲。忽腹如火燒痛。不可

忍。暈絕仆地。移時稍蘇。而號痛聲徹四鄰。諸醫皆云脈細如絲。

不治。痛極脈多伏越日門外來一丐僧。家人辭以有病。僧云何不問

我家人。苦無策。姑令人僧一望。卽曰是誤食蛇精也。神乎伎矣世有飽讀

醫書而不識一證自命爲儒醫者人因信其學問而併信其醫

彼此賀賀雖日殺人而不悔。悵宜乎畸人逸士之晦跡以避也。

可慨也。于破囊中取藥一丸以水研灌。移時病者起。嘔如雀卵者

數枚。僧云未也。復嘔穢狼籍。出一物如雞子大。僧曰是矣。剖視

乃血裏中蟠一小蛇。見人遽動作勢上下。病已若失。舉家驚服。

拜服。叩其所以。云多年陳穀蛇交其上。餘澁黏著。誤入腹中。乃

成此物。少停卽洞胸腹出矣。僧徑裹蛇而去。按揮霍撩亂已不

易平必辨陰陽。始能奏績。此證雖非霍亂而病來迅疾。饒似食滯之乾霍亂。且證勢之撩亂較霍亂爲尤亂也。苟無破敵之才。徒有虛名之學。焉能平此大亂哉。用藥如用兵。巧僧有之矣。采此以爲撥亂反正者。告勿以資格用人也。凡腹中卒然大痛。在飲食後而無別證可憑者。多係誤食毒物。重用紫金丹或玉樞丹。研灌似亦有效。

楊素閱治其仲郎。王子夏患乾霍亂。身熱不渴。口燥無苔。六脈俱伏。痛在胃脘。連及胸脇。勢甚洶涌。先與地漿一碗。勢少定。少頃復作。因徑投大承氣湯一帖。其痛卽下行至臍間。又一帖痛又下行。伏于少腹右角。按之則痛。不按則與平人無異。起病至

此已歷周時思食甚急。乃以綠豆煮粥與之。食後一切如常。惟少腹右角按之仍有小塊隱隱作痛。遂重用當歸、枸杞、裏仁。佐以桃仁、紅花。少加牛膝以導之。服一時許。腹中汨汨有聲。下紫黑血一塊。若五寸許。而少腹之痛塊若失。此病治法。原出一時臆見。然竟以獲痊。特錄出質之半疑。不知以爲何如。按霍亂證。因于暑熱者多。故感受稍重。極易入營。古人刺以泄血。及內服益母湯、藕汁、童溺。皆所以治營分之邪也。楊公子舌燥無苔而不渴。痛又及脇。必平日偶有絡傷未覺。乃邪遂乘取而入也。承氣之硝黃。竝是血藥。氣行則瘀降。故痛得漸下。迨塊在而按之始痛。且知饑能食。益見氣分之病已瀉。而血分之邪尙匿。毋庸

承氣之直攻。改從濡化而曲導。操縱有法。余服其手眼之超。
景岳謂飲食下行之道。必由少腹下右角而後出于廣腸。自
誇閱歷而知。古人並未言及。蓋渠嘗治一人食麪角雜投。巴
豆大黃而不效也。魏柳洲曰。就此觀之。景岳平生臨證。遺憾
多矣。夫麪角由胃入腸。既至少腹之角。豈能作痛如是而又
如拳如卵。必其人素有痼病。偶因食麪而發。或兼當日之房
勞。遂乃決張如是。故推蕩之藥不應得。木香火酒一派辛熱。
香風而痛始止也。至謂食由少腹下右角而後出廣腸。更堪
捧腹。經謂大小腸皆盤屈十六曲。則左旋右折可知。豈如筒
如袋而直下乎。噫。按楊公子少腹右角之痛。設非乃翁卓識。

醫必誤認食滯特附錄魏語以廣其義併爲崇尙景岳者告

山陰田雪帆明經

晉元

著時行霍亂指迷辨正世俗所稱弔腳

痧一證。以爲此真寒直中厥陰肝經。卽霍亂薄筋是也。初起先
腹痛或不痛。瀉利清水頃刻數十次。少者十餘次。未幾卽手足
攣攣。嘔逆口渴。厥逆聲嘶。脈微欲絕。舌短目睜。陷睛上視。手足
青紫色。或偏身青筋硬凸如索。汗出脈絕。急者且發多死。緩者
二三日或五六日而死。世醫或認爲暑溼。妄投涼瀉。或認爲痧
氣。妄投痧藥。鮮有不斃。宜用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水煎
冷服。輕者二三劑卽愈。重者多服幾劑立可回生。真神方也。如
嘔者加製半夏三錢。淡乾薑一錢。口渴念飲。舌黃加薑汁炒川

連五分爲反佐。經所謂熱因寒用也。腹中絞痛。名轉筋入腹。加酒炒木瓜三錢。手足冷過肘膝。色見青紫。加製附子三錢。此證種種。皆肝經見證耳。緣坎中真陽爲邪寒所逼。因之外越。所謂內真寒而外假熱也。但以脈辨之。自無遊移矣。

寒犯厥陰而爲霍亂轉筋者。容或有之。豈可以概論時行之證耶。果係寒犯厥陰而吐利并出。則當用吳茱萸湯加減。或烏梅丸法。不當用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以當歸四逆本桂枝湯加當歸通草細辛。通血脈以疏肌表。非汗出脈絕之證。所可輕嘗。至脈不可憑。必以口渴舌黃喜冷飲爲辨。真熱假寒之確據。竟敢顛倒其說。曲爲妄解。何欺人之太甚哉。

書生紙上談兵。好發想當然之議論。感世誣民。大率類是不可不辨也。故附錄于此。

夢影

道光元年冬。金展思。文念祖父之勞勩。命余佐理。離務于婺州之孝順街。公餘之暇。輒披覽醫書。焚膏繼晷。樂此不疲。三年夏。閒主政周光遠先生。年二十七。體極腴皙。登廁後。忽體冷自汗。脣白音低。僉以爲痧。欲進開竅等藥。時余年十七。竊握其臂。以診之。脈已微。與欲絕。因力排衆議。曰。此陽氣之欲脫。非痧邪之內閉。再投香散。殆速其危也。人皆以童子何知而笑之。幸先生聞而首肯者。再倉卒不及購藥。余適有琴仙妹所貽三年女佩。

蓋一塊約重四五錢。急煎而灌之。卽安。後用培補。率以參耆朮
草爲主。蓋陽氣偏虛之體也。先生甚德之。視余若弟。且逢人說
項。遂以浪得虛名。癸卯爲余刊治案。余愧無以報也。先生年五
十歲無疾而逝。猶是陽虛暴脫耳。無子。一女適蔡氏。其夫人年
踰六旬。杭垣再陷後。未知下落。無從採訪。追錄是案。抱憾滋深。
又癸卯冬至前一日。管椒軒大中丞忽于溺後。汗淋氣短。色奪
言微。余適在靈隱送葬。三遺弁丁。速余至署。已痧藥進之屢矣。
真可挽回。凡陽氣極虛之人。便溺後忽然欲脫。是急宜參附回
陽之證。誤認爲痧。多致決裂。治霍亂者。須明辨之。
孝順一倉夫。丙戌春忽患急證。扒牀拉席。口不能言。問其所苦。

惟指心抓舌而已。人皆以爲乾霍亂。余謂乾霍亂何至遽不能言。且欲抓舌似中毒耳。或云同饕數人。何彼中毒。然刮之。焯之。皆不驗。余以晝夜無從購藥。令取綠豆二升。急火煎清湯。澄冷灌之。果愈。越日詢之。始言久患痺痛。因餌草頭藥一服。下嚙後卽心悶。不可耐。舌麻不能言。而旁人不知也。

一伎自幼喜食蠶蛹。及并遊上江者數年。久不食此。二十二歲旋杭。得與家人暢啖。正歡笑間。腹痛陡作。隨地亂滾。或以爲絞腸痧。亟拉余勘之。脈色皆和。非痧非食也。若以爲中毒。則共食老少皆無恙。諦思之。雖以椒蒜炙熟。與人同啖。恐其中有一二枚。或異者。亦未可知。蠶動物也。與馬同氣。其性熱。更益以椒蒜。

之辛姑仿中馬肉毒例治之。命吸人乳。果飲下卽安。
己丑五月天氣驟熱。先慈陡患霍亂。肢冷自汗。脈微苔白。腹大
痛欲重按。是中虛有素。因熱而受寒侵也。進大劑理中湯。加桂
枝白芍。覆杯而愈。此所謂舍時從證也。

丁酉八九月間。杭州盛行霍亂轉筋之證。有沈氏婦者。夜深患
此。繼卽音啞。厥逆比曉。其夫皇皇求治。余診其脈。絃細以澀。兩
尺如無。口極渴而沾飲卽吐。不已足腓堅硬如石。轉時痛楚欲
絕。乃暑溼內伏。阻塞氣機。宣降無權。亂而上逆也。爲仿金匱雞
矢白散例而處。雞矢湯一方。令以陰陽水煎成。候涼徐服。此藥
入口竟不吐。外以燒酒令人用力摩擦其轉戾堅硬之處。及

時許鬱熱散而筋結始爽。再以鹽鹵浸之。遂不轉戾。一滿漸止。晡時復與前藥半劑。夜得安寐。次日但覺困極耳。與致和湯數服而痊。後治相類者多人。悉以是法出入。獲效。惟誤服附子者。最難救療。

此證火酒摩之時許鬱熱散而筋漸舒。則轉筋雖因火熾。必兼外寒鬱遏而始反戾也。大抵霍亂寒熱相搏者多。雖知其爲寒爲熱。亦須反佐以治。蓋卽此理。謝城

鄭鳳梧年六十餘。秋間患霍亂。凜寒厥逆。煩悶躁擾。口不甚渴。或以爲寒。余察脈細欲伏。苔白而厚。乃暑溼內蘊未化也。燃犀之照。庶不爲病所蒙。因制燃照湯與之一飲而

皆退脈起而吐瀉漸止。隨以清滌法而愈。

一貴婦年少體瘦。初秋患霍亂轉筋。舌絳目赤。大渴似冷。脈左絃強而右滑大。此肝胃之火素盛而熱復侵營也。以白虎湯去米草加生地蒲公英益母草黃檗木瓜絲瓜絡薏苡一劑。知二劑已。丹溪云轉筋由于血熱。此證是矣。

一丁姓者患霍亂。苔色白薄而不渴。但覺口中黏膩。彼自知醫欲從寒溼治。余曰中焦原有寒溼。所以不渴。然而黏膩豈非暑入而釀其溼爲熱乎。以胃苓湯去甘朮加苡仁川連半夏枇杷葉二劑而瘳。

錢某患霍亂。自汗肢冷脈無。平日食涼飲冷。人皆謂寒證。欲用

大劑熱藥。余曰。苔雖白。然厚而邊絳。且渴甚。頭大痛。不可因寒
涼致病。而竟不察其有暑熱之伏也。遂以五苓去朮。加黃連厚
朴。黃芩。竹筴。木瓜。扁豆。服後。脈稍出。汗漸收。吐利亦緩。卽去肉
桂。加桂枝。滑石。甘草。頭痛吐利皆止。苔色轉黃。隨用清暑和中
而愈。

一少年體肥畏熱。因酷暑。午餐酒肉後。以席鋪輒地而臥。覺卽
飽。啖西瓜。至晚覺頭重惡寒。夜分吐瀉大作。四肢拘急。汗冷息
微。時時發躁。黎明速余勘之。脈沉弱。予漿水散加吳茱萸。厚朴。
投之。卽瘥。改授厚朴。生薑。半夏。甘草。人參湯。數服而愈。

陸叟年七十餘。仲秋患霍亂。自服單方二三日。嘔吐雖已。利猶

不止。且頻頻作噦聲。不甚揚。面赤目閉。小便不通。醫云。高年戴陽證。原不治。且延已數日。縱投大劑回陽。亦恐不及。余視之。脈雖虛。與竝無脫象。况舌赤而乾。利下臭惡。氣分伏暑。業擾及營。慮其絡閉神昏。胡可再投熱劑。間所煎之藥。桂氣撲鼻。試之必死。迫令將藥傾潑。遂以紫雪三分。用竹茹。枇杷葉。通草。丹參。蓮翹。石菖蒲。桔梗。黃芩。蘆根。煎湯。候涼調而徐服。次日復診。目開噦止。小溲稍行。于前方裁紫雪。加石斛。苡仁。服二劑。利減。能啜米飲矣。隨用致和湯十餘服而瘳。

戊戌夏。倪懷周室新產數日。患嘔吐泄瀉。時時自汗。人皆危之。余曰。此非真霍亂也。然較真霍亂尤險。以其犯產後三禁而脈

微欲絕。亟宜峻補。遲恐無濟也。予東洋參龍牡膏朮木瓜扁豆
茯神石英酒炒白芍橘皮爲劑。四服而痊。

新產後用參耆大補。而又當盛夏之時。非有真知灼見者。不
能也。誠以天下之病。千變萬化。原無一定之治。奈耳食之徒。
惟知執死方以治活病。豈非造孽無窮。亦何苦人人皆欲爲
醫。而自取罪戾耶。

錢塘周錄光遠

此證正惟產後放膽參耆。猶人所能及。須看其餘藥。一一合
拍。蓋得效。不僅在參耆也。至此方可云峻補。然慣服補劑者。
必嫌其輕。加鹿角五味等。必貽害矣。古來多少佳方。爲妄人
加減貽害者。何限。

謝城

王某久患吐血。體極孱弱。沈琴癡拉余治之。甫得漸愈。乃庚子夏酷熱之時。陡患霍亂。轉筋。大汗如雨。一息如絲。人皆謂無生理矣。余不忍輕棄。勉用西洋參。枇杷葉。龍牡。蠶砂。木瓜。扁豆。苡仁。滑石。桑葉。石斛。豆卷。地漿。煎服之。良愈。調理旬日。仍服滋補。以治宿恙。

倡女譚金年二十七。患時疫。頗危。余爲治痊矣。忽又求診。云患急痧。及察其脈甚細。而按之緊數。神極委頓。吁吁而喘。泛泛欲嘔。眉鎖春山。淚含秋水。腮紅腹痛。舌潤口和。肢楚欲捶。指尖不冷。似房勞太過。寒襲奇經之男勞復也。然大病方瘳。或不因是。知其性情通脫。因微詢曰。夜來勿過勞乎。渠謂以君善治。隱曲。

敢爾乞憐。既得其情。但求援手。余聞而矜之。遂以胡桃肉破。故紙龍牡鹿角霜菟絲覆盆枸杞茯苓小茴當歸韭子爲方。一劑知。二劑已。若質質然。竟作乾霍亂治。當何如耶。乾霍亂而誤投此法。又當何如耶。

臨證如神。敘證如繪。佛心仙手。其言藹然。而一片靈光。傳之紙上。效驗不易。洵是天才。

仁和胡耀會榮甫

戚媼者。年六十餘矣。自幼儲食于杭州黃蓮泉家。忠勤敏幹。老而彌甚。主僕之誼。勝于親戚也。壬寅秋。患霍亂。轉筋。余視之。暑也。投蠶矢湯兩服而瘥。三日後。忽倦臥。不能反側。氣少不能語。言不食不飲。蓮泉惶懼。就近延一老醫診之。以爲霍亂。皆屬于

寒且昏沉欲脫。定附子理中湯一方。蓮泉知藥猛烈。不敢遽投。商之王君安伯。安伯云。且勿服也。若謂寒證。則前日之藥下嘔。卽斃。吐瀉安能漸止乎。蓮泉大悟。仍著人飛刺招余往勘。余曰。此高年之體。元氣隨吐瀉而虛。治宜用補。第餘暑未清。熱藥在所禁耳。若在孟浪之家。必以前之涼藥爲未當。今日溫補爲極。是縱下嘔不及救。亦惟歸罪于前手寒涼之誤也。設初起卽誤死于溫補。而舉世亦但知霍亂轉筋是危險之病。從無一人知此證有陰陽之異。治法有寒熱之殊。而一正其得失者。况一老年僕媼。非賢主人亦焉肯如是之悉心訪治乎。此病之所以不易治而醫之所以不可爲也。今蓮泉見輩附而生疑。安伯察病。

機之已轉。主人愷惻而心虛。客亦多才而有識。二美相濟。遂使病者跳出鬼門關。醫者卸脫无妄罪。幸矣幸矣。乃以高麗參麥冬。知母。萎蕤。木瓜。扁豆。石斛。白芍。苡仁。甘草。茯苓等服六劑。始能言動。漸進飲食。調理月餘而健。靈齋謂余云。此餘熱未清。正氣大虛者之治法。更有不因虛而餘焰復燃者。須用煉雄丹治之。

是證以半癡之學問。連泉之厚德。安伯之見識。三美相濟。始能起九死于一生。世之執死方治活病。視僕婢如草芥。不分皂白。信口雌黃者。讀此能無媿死耶。光遠

屈光遠先生歸杭定省。七月十八夜。患霍亂。轉筋甚劇。倉卒間。

此寒霍亂也

誤服青麟丸錢前勢益甚。侵曉召余診。脈微弱如無。耳聾目陷。汗出肢冷。音啞肉脫。危象畢呈。藥恐遲滯。請其太夫人先濃煎參湯。亟爲接續。隨以參朮苓芍附桂乾薑扁豆木瓜苡仁蓮實爲方。終劑卽各證皆減。蓋氣分偏虛之體。不禁吐瀉之泄奪。誤餌苦寒。微陽欲絕。故以真武理中合法。以復脾腎之陽。詰朝再視。脈起肢和。卽裁附桂乾薑加黃耆石斛。服旬日全愈。凡吐瀉甚而津液傷。筋失其養。則爲之轉。故治轉筋者。最要顧其津液。若陽旣回而再投剛烈。則津液不能復而內風動矣。此寒霍亂之用附桂亦貴有權衡而不可漫無節制致墮前功也。

余此番之病。危同朝露。若非半凝。恐不能救。嘗聞張柳吟先

生云。但使病者聽半擬論病之無微不入。用藥之無處不到。源源本本。信筆成章。已覺疾瘳過半。古云。微愈頭風。良有以也。先達

案中議論極精微。凡用藥皆宜具此權衡。方無過當之弊。否則藥雖中病。而服之不止。反受其害。不但熱藥爾也。定州楊照家素

霍亂之霍。卽霍疾之義。謂亂之最速者也。嘗見體素豐腴之人。一病半日。僅存皮骨。其傷人之速可知。蓋霍亂脾土先傷。脾主肌肉也。謝城

陳藝圃亦知醫。其室人于仲秋患霍亂轉筋。自診以爲寒也。投

全在口苦而
渴四字分別
寒熱仍係熱
證而死亦慘
矣哉

熱劑勢益甚。招朱椒亭視之。亦同乎主人之見也。病尤劇。乃延
余勘。曰此寒爲外束之新邪。熱是內伏之眞病。口苦而渴。薑附
不可投矣。與河間法人皆不信。再與他醫商之。仍用熱劑。卒至
口鼻出血而死。

霍亂一證。近來時有。而醫皆不甚識得清楚。死于誤治者極
多。半癡特著專論。辨析簡當。實今日醫家首要之書。以其切
于時用。不可不亟爲熟讀而研究也。光遠

甲辰五月下旬。天卽酷熱異常。道路卒死者甚多。有腹痛者。有
不痛者。人率以香燥痧丸投之。輒無效。蓋香燥反以益熱。而此
證並非陰寒溼毒之邪。卽古所謂中暈也。不出戶庭之人。亦有

狂督不安
即是熱象

病此者必其人陰分素虧內熱較甚或居處飲食之失宜也往往延醫不及醫多不識其病雖死身不遽冷亦有口鼻流血者是暑從吸入直犯心臟也時余居錢塘之髦兒橋嘗稟先慈令家人慎起居薄滋味乃六月初二日午饌後季傑弟婦腹忽微痛平日貪涼自謂受寒也私囑女僕沽燒酒飲之卽狂督不安先慈知之命僕從四路速余回日甫昃也病者已口鼻出血死矣其時新產婦人死者尤多以陰血大去暑熱易侵而昧者不知因時制宜尙扃其窗戶羈以帘幃環侍多人飲以糖酒故也粗工亦不察天時人稟之不齊動輒生化湯雖熱象已顯猶誤信產後宜溫之俗說而不知因證制方之活法以致覆杯而斃

一散
清利
甘和
中果
妙品
如

者比比。或問當此熱地如燭。惡露不行而腹痛者。生化湯既不
可服。宜用何方。余謂六一散最佳。既行瘀血。又能清熱也。設暑
熱重感。雖石膏犀角對證皆為良藥。古人何嘗禁用。余案中治
愈諸條。皆可參閱。然難與淺人言也。

盤頭港姚氏婦。妊已臨月。腹中陡痛。家人謂其欲娩。急煎參湯
以助其力。服後痛益甚。忙喚穩婆至。婦已渾身赤斑。喘逆昏狂。
始知受暑。頃刻云亡。寶祐坊曹氏婦。亦懷妊臨月。腹痛。家人以
為將產而煎參湯。迨湯成。痛已止。察其情景。知不即娩。然炎威
甚烈。參湯久存。欲壞其姑云。婦既未娩。豈可服參以滯胎氣。我
體素弱。常服補劑。參湯定亦相宜。遂飲之。甫下嚥。即覺氣悶躁

胎前固

主降

除兩產

以收

痛症

去血

溫補宜

通所

津最易

析品

擾。霎時危殆。踰刻而終。後丙午壬子丙辰皆酷熱。傷人不勝。縷述。古人以燥熱為暑。故曰流金。燉石。况人非金石之質乎。惜世人多不察耳。不但酷暑時胎前產後之腹痛。當細審其有無別故也。

潘紅茶方伯之孫翼廷。館于外氏。酷熱異常。因啜冷石花一碗。遂腹痛。痞悶。四肢漸冷。上過肘膝。脈伏自汗。神困。嬾言。方某診謂陽虛陰暑。脫陷在即。用大劑薑附丁桂以回陽。病者聞之。益形餒憊。其叔岳許杏書茂才。駭難主藥。適族人許芷卿茂才過彼。遂與商之。芷卿云。此藥豈容輕試。而病象甚危。必延半癡。決之時已乙夜。余往視。面色垢滯。苔膩。唇紅。是既受暑熱。驟為冷。

飲冰伏大氣不能轉旋。故服冷服伏二便不行。所謂閉證也。何脫之云。亟取六一散一兩。以淡鹽湯攪之。澄去滓。調下紫雪一錢。翼日再診。脈見痛獨。溺行肢熱。口乾舌絳。暑象畢呈。化而爲瘧。與多劑白虎法而痊。丙午舉于鄉。杏書多才尙義。與余稱莫逆。庚申春聞其罵賊而死。嗚呼榮矣。

認證旣確。治法用辛香以通冰伏之氣。用意又極精妙。眞可爲萬世法程。素問

室人徐氏素無病。胃亦強。且善作勞。丙午八月朔夜。猶鐙下鍼。稍伴余勘書。夜分忽瀉二次。晨起爲余疏髮未畢。又瀉一次。因診之。脈七至而細促。不耐按。略無病苦。此脈病人不病。始不始

于今日。不可救藥也。未便明言。卽令安臥。密稟先慈。函致乃兄友璠。請醫商治。旣而瀉頗緩。且食山東掛麪一小碗。先慈謂余太矜持矣。余方躊躇。麪卽吐。出灌以參藥。亦不受。瀉較緊。午刻醫來。亦云無法。然尙能以乳哺女。而旣吸之後。乳卽痛。而不起矣。形亦漸削。汗亦漸多。脈亦漸脫。音亦漸嘶。戍刻遽逝。斯人也。性極賢淑。且隔屏一聽。卽知客之賢否。一旦抱此絕證。知者無不悼惜。乃中氣卒然潰散。絕無僅有之候也。

戊申秋仲。張春橋令弟陡患腹痛。適飽啖羊肉麪條之後。初作痧治。繼作食治。痛愈甚。而大渴。然啜飲輒吐。二便不行。又作寒結治。其痛益加。呻吟欲絕。已交四日。余診脈絰數。苔乾微黃。按

腹不堅非痧非食。特肝火鬱而不宣耳。以海蛇一片。鳧茈八兩。煎至蛇烊。頻灌。果不吐。將餘汁煎。卮連。節。棟。知。苓。延。胡。旋。覆。柿。蒂。枇杷葉。爲劑。吞當歸龍薈丸。投已卽洩。行痛減。次日更衣。不勞餘藥而瘳。

朱留耕忽于飽食。後大吐而厥。冷汗息微。厥甫回而腹痛異常。乃翁湘槎以爲急痧。霍亂之候也。速余往勘。脈至絃緩。口極苦渴。二便不行。乃痰滯而熱伏厥陰。肝氣無從疎泄也。予雪羹。黃連。卮。棟。旋。節。橘。核。元。胡。從。容。爲劑。加蘆。朮。汁。和服。一劑痛減。再服。便行而愈。

痧證霍亂挾食者。必先去食。傷寒亦然。秦氏論之詳矣。然竟

有病始飽食之餘。初非因食爲患者。半瘧嘗云。旣無枵腹待病之理。豈可專以攻消爲治。故臨證必審問慎思而明辨之。庶免顛預貽誤之弊。右二案病皆起于食後。朱證已得大吐。不從食治。人或能之。張證不吐不瀉。腹痛日甚。雖明眼臨之。不免眩惑。乃半瘧獨以非瘧非食斷。竟投七果瘥。已非人所能及矣。余門人沈南臺癸丑冬患病。亦啖羊肉麵條而起。勢瀕于危。得半瘧治愈。至四十餘日始更衣。則尤奇也。用藥如用兵。豈徒讀父書者之可爲哉。仁和趙夢齡菊齋

陳姬年已七旬。辛亥秋患霍亂。轉筋甚危。亟延余診。已目陷形消。肢冷音颯。脈伏無瀾。口渴汗多。腹痛苔黃。自欲投井。因先取

西瓜汁命與恣飲。方用石膏知母麥冬黃蘗苓連竹節木瓜威靈仙略佐細辛分許煎成徐服覆杯而寢。

醫者能知少加細辛之何故。則可以言醫矣。

素園

此方得效。可見辨證之的。若無汗而渴者。又當別論。

謝城

姊丈李華甫繼室。陡患霍亂而兼溺血如注。頭疼如劈。自汗息微。勢極危殆。速余診視。脈甚絃駛。此肝火內熾。暑熱外侵。以犀角木通滑石卮子竹節薏苡銀花茅根菊葉爲大劑。和入藕汁。送當歸龍薈丸而吐瀉卽已。溺血亦減。惟小溲時頭猶大痛。必使人緊抱其頭。重擎其巔。始可略耐。尙是風陽僭極。肺胃不清也。以葦莖湯去桃仁。加百合白微元參小薊蒲公英竹葉西瓜

翠衣蓮子心爲方。和入童溺。仍吞龍薈丸。服旬日全愈。

陳楚珍仲媳。陡患霍亂。云昨晚曾食冷魚。夜分病作。想因寒致
病也。然臍間貼以回陽膏而不效。故敢求診。余按脈滑數。右甚。
口渴苔黃。令揣胸下。果堅硬而痛。曰吐瀉雖多。食尚戀膈。非寒
證也。回陽膏亟宜揭去。以蒼朮蘇連苓桔茹牛海蛇蘆菴爲劑。
一服而瘳。

婦兄吳某。閏癸丑仲夏。陡患發熱嘔吐。莖縮腹痛。亟招余診。脈
絃更而數。苔色黃膩。宜清厥陰蘊熱。非痧也。予棟茹連斛卮槩
銀花通草絲瓜絡爲方。一劑知數劑愈。

沈峻揚令妹。年踰五旬。體極瘦弱。始則數夜不能眠。忽一日目

張不能闔。淚則常流。口開不能閉。舌不能伸。語難出聲。飲不下。嘔足冷。便秘。筋癰而疼。身鞭不柔。胸膈板悶。或謂暑痧重感。慮卽慮脫。余視之。苔黃不渴。脈來絃細。裏澀。重按如無。然神氣不昏。身不發熱。非暑痧也。二便艱澀。咽膈阻悶。非脫證也。殆由情志鬱結。怒木直升。痰亦隨之堵塞。華蓋故治節不行。脈道不利也。但宜宣肺。氣行自愈。以紫苑白前兜鈴射干菖蒲枇杷葉絲瓜絡白豆蔻爲方。一劑知。四劑愈。

證者證也。如斷案之有證據也。然證有真有僞。有似是而非。以致恆爲所眩。如此案辨暑脫。則得其證矣。素園

證極危而方甚輕。其效乃如神。全由辨證之的。

謝城

蔣敬堂令堂年七十四。陡患嘔瀉。身熱腹痛。神思不清。或以爲霍亂。或慮其虛脫。迎余診之。脈微弱而數。曰。暑脈自虛。不可以高年而畏脫。辛散痧藥。則不免耗傷其津液。爰定苓連滑斛。筴銀花。竹葉。橘皮。枇杷葉之方。冬瓜湯煎。一劑而熱退神清。再劑霍然。敬堂抗慨多情。知醫施藥。余契友也。庚申春。聞其爭先拒賊。竟以被戕惜哉。

徐德生家一婢。年十七矣。陡患腹痛。稍一言動。則痛不可支。以爲急痧。中惡。徧治不應。飛請余往。尙以丹雄雞強伏其心下。然神色如常。並不吐瀉。脈來牢澀。苔色膩黃。乃多食酸甘而汎阻也。詢之果然。以桃仁。紅花生蒲黃。靈脂。香附。延胡。芍藥。海蛇。蘆

蕨爲方。送龍薈丸遂愈。

陳喆堂令郎子堂。甲寅春連日勞瘁。奔馳之後。忽然大便自遺。並非溏瀉。繼言腹痛。俄卽倦臥不醒。及喚醒。仍言腹痛。隨又沉沉睡去。或以爲痧。或以爲虛。邀余決之。身不發熱。二便不行。舌無苔而渴。脈眩澀不調。非痧非虛。乃事多謀慮。而肝鬱。饑飽勞瘁。而脾困。因而食滯于中也。予檳枳橘半查。麴蘖棟元。胡海蛇服二劑。痛移臍下。稍覺知饑。是食滯下行矣。去查麴加卮芎。服一劑。更衣而愈。

此證不難于認食滯。而難于認肝鬱。且當勞倦後見嗜臥證。不以爲痧。必以爲虛。而兼用參朮以顧脾胃。如此則肝愈不

舒而變證作矣。半癡用藥至輕而奏效至捷。良由手眼雙絕。
素問

余嘗問半癡曰。既肝鬱于土而食不下行矣。何以乾矢自遺。
而不覺乎。半癡謂胃與大腸原一氣相貫。惟其食滯于胃而
不化。似與大腸氣不相貫。故廣腸宿糞出而不覺。經云中氣
不足。洩便爲之變。是亦變也。所謂不足者。非言中氣虛也。以
中氣爲病所阻。則不足于降濁升清之職。故洩便爲之改常
也。余聞而折服。其善讀古書。宜乎臨證之神明變化。令人莫
測也。因思霍亂之吐瀉無度。乾霍亂之便秘不行。皆變也。皆
中氣爲病所阻。而不足于降濁升清之職也。設泥不足爲虛。

則諸霍亂皆當補中氣爲治矣。于是益歎半癡間發經旨爲不誣。菊齋

此說與前釋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之說可以互證。謝城

姜秋農瘧瀉初痊。運勞奔走。陡患霍亂轉筋。面臂色紫。目陷音嘶。胸悶苔黃。汗多口膩。神疲洩脫。脈細而絃。余以沙參、蠶矢、苡仁、竹節、半夏、絲瓜絡、木瓜、車前子、扁豆、葉陰、陽水煎。送左金丸一錢外。以吳萸一兩研末調塗涌泉穴。服後吐瀉漸止。噫氣不舒。呃忒脇疼。汗減口燥。腕下拒按。脈爽而絃。以素多肝鬱也。去沙參、蠶矢、木瓜、車前。左金加紫苑、鬱金、棟實、通草、枇杷葉二帖。漫行呃止。苔退足溫。腰腿疼。手紫漸淡。去鬱苑、通棟。加沙參。

石斛。蘭葉。藕鮮。稻露。亦二帖。脈和。服減。暖粥。口鹹。體素陰虧也。去半夏。扁豆。葉加歸身。花粉。橘皮。又二帖。正解行而安。穀。腰痠。少寐。爲易。西洋參。加麥冬。羊藿。以調之。數帖後。又加枸杞。杜仲。而愈。

此本虛標實之證。須看其先後用藥之法。琴仙

此證頗急。淺術必至張皇失措。半癡游刃有餘。治標而不犯其本。用藥與病機宛轉相赴。于此服其識之老。素問

仲韶弟主于葉氏乙卯新秋。陡患洞瀉。如注。卽渾身汗出。如洗。懣懣一息。晝夜連余往勘。脈來沉細。身不發熱。儼似虛寒之證。惟苔色黃膩。小溲全無。乃溼熱病也。予桂苓甘露飲。加厚朴。投

匕而瘳。

丙辰仲夏遊武林。仁和胡次瑤孝廉北上未歸。令正孫孺人陡患肢麻昏暈。以爲急痧。速余視之。而微紅。音低神憊。晴微赤。苔色微黃。足微冷。身微汗。胸微悶。脈微絃。乃本元素弱。謀慮繁思。心火上炎。內風隨以上僭。豈可誤作痧閉。妄投香散之藥哉。以人參龍礪菖連石英麥冬小麥竹葉蓮子心爲方。兩啜而瘳。尋子平補善其後。次瑤醇謹博學。與余交最深。久欲卜居結鄰。而未果。庚申之變。率妻妾登舟。將來海昌。城閉不能出。與賊遇。併一幼女殉節于河。可哀也已。

季傑之妾秋夜陡患霍亂。腹痛異常。診其脈細數而絃。肢冷畏

寒蓋覆甚厚。詢其口不渴而瀉亦不熱。然小溲全無。吐者極苦。舌色甚赤。新涼外束。伏暑內發也。絳雪玉樞丹灌之。皆不受。瀉至四五次。始覺漸熱而口大渴。仍不受飲。語言微蹇。余令搗生藕汁徐灌之。漸能受。隨以芩連芩棟卮斛桑茹蒲公次煎服。痛卽減。吐瀉亦止。改用輕清法而愈。

丁巳秋。三姪壽和甫六歲。陡患凜寒。身熱。筋癰面紅。譫妄汗頻。四肢厥冷。苔色黃膩。口渴唇紅。時邪夾食也。以枳實梔鼓湯加葛蒲及冬乾蘆朮葉煎成。調入玉樞丹五分灌之。次日譫總皆減。而腹痛吐瀉邪欲轉霍亂以外泄也。余嘗謂不但傷寒可轉霍亂而溫熱暑溼皆可轉霍亂也。治當迎刃而導之。于前方加

蘇葉一分黃連二分同炒煎服連吐三五次瀉六七次痛卽減。第三日神始爽。然去疾莫如盡再服原方一劑遂愈。凡小兒之病因于食滯者多。胃不和則臥不安。陽明實則滯。愈若吐瀉乃病之出路。而世人動輒以驚風藥治之。每致僨事。昧者更惑于巫瞽而祭非其鬼。尤可嗤也。余居淳溪七載。家人雖屢患大證。未嘗一用巫瞽。亦未傷人。鄉人目以爲異。庚申秋季傑之病甚危。壽萱姪求籤于觀音大凶。其妾欲事祈禱。余力止之。卒以治愈。附識之以戒我後人。

辛酉秋。余息濮院。盛行霍亂轉筋之證。一男子胸次拒按。余以蘆菔子。枳實。檳榔等導之一婦袒胸不容蓋覆。猶云五內如焚。

目陷音嘶。苦黃大渴而噉飲。卽吐。肢厥脈伏。市醫令服薑湯一
杯。幸不受。適余至。亟取冷雪水。命將小匙徐灌之。遂不吐。更以
石膏黃連。知母瀉其逆衝之火。錢某證兼吐。虵十餘條。而口乾
脈細。是是伏厥陰以犯中也。以連梅。鉅斛。芡蘇。芩清之。陳某
所下皆血。苦黃大渴而舌色紫黯。乃暑毒深伏。起病時又飲燒
酒也。用犀角益母地丁茅根菖蒲綠豆銀花芩連黃蘗藕汁大
劑灌之。皆投匕而瘥。一婦積虛患此。汗出如浴。形脫聲嘶。脈微
欲絕。爲亡陽之候。予附子理中湯加白芍茯苓木瓜苡仁蠶砂
而汗收脈起。隨去薑附加黃耆龍漸平。去蠶砂加橘半調補而
安。劉氏婦患病已兩月不納穀矣。忽吐。爲轉筋。舌光聲啞。氣液

兩亡也。亟以人參炙甘草石脂餘糧龍牡斛芍木瓜烏梅冬蟲夏草爲方。服兩劑。音開脈續。諸證皆平。所親沈則甫按法調補而瘳矣。氏子患此。脈微弱。舌色淡紅。口微渴。此本虛邪不盛也。宜清解藥中加參以扶正氣。則甫亦如法施治而愈。時余體憊。畏熱憚煩。僅記大略如此。

今年三月間。呂君慎庵言一童子。在鄰家嬉戲。陡然吐瀉轉筋。歸家卽斃。余以爲偶然有此一證耳。旣而聞患此證者漸多。四月初有餘杭紙客在舟。次病此。抵濮乞余診。已舌卷囊縮。形脫神瀉。不可救藥矣。口開苔黑。詢中途並未服藥。竊謂此病之盛行。多在秋暑溼之時。何以今春卽爾。諦思其故。暑溼旣可伏。

至深秋而發爲霍亂。則冬傷于寒者。至春不爲溫病。亦可變爲霍亂也。雖爲溫病之變證。而溫卽熱也。故與伏暑爲病不甚懸殊。或曰。此揣度當然耳。仲聖但有五苓理中治傷寒轉霍亂法。未有治溫病轉霍亂之法。何耶。余謂古書傳兵火之餘。難免遺亡之憾。一隅三反。在讀者之善悟焉。且細繹仲聖書。亦未嘗不似露其意也。曰太陽與少陽合病。自下利者。與黃芩湯。若嘔者。黃芩加半夏生薑湯。主之。張石頑注云。溫病始發。卽當用黃芩湯去熱爲主。若傷寒必傳至少陽。熱邪漸入裏。方可用黃芩佐柴胡解之。蓋黃芩湯乃溫病之主方。卽桂枝湯以黃芩易桂枝而去生薑。以桂枝主在表風寒。黃芩主在裏風熱。乃不易之定

法其生。蓋辛散。非溫熱所宜。故去之。此表裏寒熱之不可不知者也。周禹載注云。明言太少二陽。何不用二經藥。非傷寒也。傷寒由表入裏。此則自內發外。無表。何以知太少二陽。或脇滿。或頭痛。或口苦。引飲。或不惡寒而即熱。故不得謂之表也。如傷寒合病。皆表病也。今不但無表。且有利。裏證。傷寒協熱利。必自傳經而入。不若此之即利也。溫何以即利。其人中氣本虛。內伏已深。不能盡泄于外。勢必下走利矣。雄按此論溫邪外發未久。即可下走。爲利。本文更有若嘔者句。豈非溫病可轉霍亂。早逗端倪于此乎。曩纂溫熱經緯于此條下。附註云。少陽膽木挾火。抵胃。嘔是上衝。利由下迫。何必中虛始利。飲聚而嘔。半夏生薑。

專開飲結。如其熱熾。宜易連。楊素園先生評云。此註精當。非
前人所及。今治溫病。轉爲霍亂者。似當奉此以爲法也。頃庵聞
之。極爲折服。再質宗匠。還望有以教我。

愚意此證。梔子似亦可用。輕者亦可不必黃連。未知是否。惟
大棗太守必宜去之。謝城

五月初三日。余抵上洋。霍亂轉筋已流行成疫。主鎮海周君采
山家不謁一客。藉以藏拙。且杜酬應之勞也。初八日。紹武近族
稼書家有南潯二客同患此證。一韓姓須臾而死。一紀運翔年
十七。勢亦垂危。采山強拉余往視。曰。豈可見死而不救哉。然已
手面皆黑。目陷睛竄。厥逆音嘶。脈伏無溺。舌紫苔膩。大渴汗淋。

神情警亂。危象畢呈。時未交芒種。暑溼之令未行。仍是冬寒內伏。春令過冷。入夏猶涼。氣機鬱遏不宣。故欲變溫病者。皆轉爲此證。與伏暑爲患者殊塗同歸。但不腹痛耳。以寒邪化熱。究與暑溼較異也。亟令刺曲池。委中。出血如墨。方以黃芩爲君。臣以梔鼓連筴。以半佐。以蠶矢蘆根絲瓜絡。少加。吳萸爲使。陰陽水煎。候溫徐徐服之。遂不吐。次日脈稍起。又兩劑。黑色稍淡。肘膝稍和。反加晴赤煩躁。是伏邪將從外泄也。去吳萸。蠶矢加速。翹益母草滑石而斑發徧身。苔始漸化。肢溫得寐。小洩亦行。隨與清搜化毒之藥多劑。而痊。采山因囑余詳述病因治法。刊印傳布。名其方曰黃芩定亂湯。嗣治多人。悉以此法增損獲效。如利。

泰一洞庭史客素吸洋煙而患此證。與此方數帖後反便祕。目赤渴汗昏狂。亦是久伏之邪漸欲外越也。予竹葉石膏湯加減而瘳。其溼盛者加茵陳滑石。氣實者加枳桔。飲阻食滯者加厚朴蘆薈。肝鬱氣結者加紫蘇棟實。口渴用茅根湯或藕汁頻灌。活法在人。不能盡述。紹武在屠甸市得余此方。勸人合藥施送。幾及千料云。

此方加減有法較前尤妥善也。

謝城

夏至後仍無大熱而霍亂轉筋不息。雖與芒種以前者同爲伏邪所發。然證因略有不同。其病似較深一層何也。按先曾祖重慶堂隨筆云。溫病熱病溼溫病治不得法。皆易致死。流行不已。

卽成疫癘。猶之治盜不得其法。則賊黨日衆。變爲流寇也。因熱氣病氣屍氣。互相轆轤。卽成毒癘之氣。而爲疫。豈眞天地之間。另有一種異氣哉。故疫之流行。必在人煙鯨萃之區。蓋人氣最熱。紀文達公雜詩云。萬家煙火煖雲蒸。銷盡天山太古冰。自注烏魯木齊。自設郡縣以來。嬰兒出痘。與內地同。蓋彼處氣候極寒。今則漸同內地。人氣盛也。紀氏此言。可謂獨窺其微矣。上古無痘。至漢始有。今時罕有不出痘者。以生齒日繁。地氣日熱。所以古人最重傷寒。今世偏多溫熱也。雄按此段名言。括盡近世病情。治時證已無餘蘊矣。而于此日上海病因尤爲切貼。地氣旣日熱。穢氣亦日盛。加以疫氣屍氣。與內伏之邪。欲化熱病而

不得者。卒然相觸。遂致濁不能降。清不能升。揮霍悶亂而爲吐瀉轉筋之危證。是伏邪欲發。客邪外入。兩邪交訐。腸胃乃亂。故氣道立時閉塞。血脈因而瘀滯。四肢厥冷。手面皆黑。陽明多氣。多血之經。見證若是之驟者。非氣血忽然枯槁也。夫人氣以成形耳。氣不流行。血肉卽死。故初起亟宜開閉。俾氣通血活。邪得外泄。則正自復。昧者不知邪閉血凝。熱深厥深之理。見其肢冷脈伏。卽以爲寒。又疑爲脫。旣不敢刺。更投熱藥。使邪無宣泄。愈閉愈冷。尙謂服此熱藥。一身盡冷。可見黍谷春回之不易。再遇此證。仍用此法。死者之冤。無可呼籲。雖有七竅流血而死者。亦不悔悟。亦有邪閉則正氣無以自容。而外脫者。陽從上脫。則汗

多而氣奪。陰從下脫。則瀉多而液亡。所謂內閉外脫也。欲其不外脫。必開其內閉。如紫雪絳雪行軍散。皆開閉透伏之良方也。而飛龍奪命丹。卽合行軍絳雪二方而加峻者。且有人中白引濁下行。尤具斬關奪命之能。上虞陳君香谷聞之。慨爲製送。囑余詳敘方治刊布。因而救全不少。厥功偉哉。

自紀運翔之證。治愈後。凡患此者。紛紛踵門求診。情不能已。微幸成功者頗多。然夏至以後。病由內外合邪。其勢更劇。故必先以奪命丹開其閉伏。愈後變證不一。然隨機而應。甚費經營。非比往年之霍亂。雖係危證。但得轉機。卽可霍然也。故良由流離困苦。失志勞神。先有內傷。遂少曲折。故愈後調理極宜詳慎。

而上海多懋遷竄難之人。病得轉機。往往大意。所謂病加于小。愈因而致墮前功者不少。如餘杭褚子耘茂才。余親家也。其使女患此。已身鞭矣。適余往訪。知之。遂以香谷所贈奪命丹二分。囑其灌入。頃刻活動。隨予解毒活血湯數服。得生。嗣余往返崇明。聞其仍淹纏不健而亡。一王大生。烟鋪夥友。余治愈後。已溺行。能食。餘熱外泄。滿面赤瘰。忽然神氣瞽亂而死。一澧記錢鋪石某。余爲治愈。二便已如常矣。越數日。云飲食不得下。戴眼呃忒而逝。一綠蔭書坊陶姓。業已向愈。忽然神情恍忽。藥不及救。此麗雲爲余述者。又四明陳解香之弟。患此垂危。延余治愈。遂不服藥。月餘復來請勘。已咽痛礙進水穀。頤腫舌糜。牙關甚緊。

痰嗽脇疼。溺赤。骨痛。便澹色醬。此餘毒蘊。隨失于清解。遂致燎
原。若此。是限于貧困。養癰成患。而脈已絃緊數疾。莫可措手。久
之果斃。竝錄爲案。以爲買旅告。或云。此地藥肆甚忙。每致誤付。
病者誤服驟變。彼此不知。醫家病家。皆須留意。嗣閱冷廬醫話。
云。吾邑陳莊李氏子。患霍亂。醫定方有製半夏二錢。藥肆中誤
以製附子與之。服後腹大痛。發狂。口中流血而卒。李歸咎于醫。
醫謂用藥不誤。必有他故。索視藥渣。則附子在焉。遂控于官。罰
藥肆以金和息之。觀此。則或人之言尤信。然此案若病家良悞。
隱忍而不言。醫者惶窘。走避而不辨。或藥渣棄無可證。則此獄
雖咎陶莫斷矣。服藥可不慎哉。

朱鳴岐患下利轉筋。醫見肢冷。卽投溫補。而服藥卽吐。旣而呃。忒不已。溫補加峻。病日以危。延至九朝。已萬無生理。備後事矣。子耘主其家。囑請余援服。至左絃滑。右弱。不應指。苦黃厚。而賦渴。小水不行。臍上拒按。因謂曰。病原不重。誤藥致劇。命不應死。幸而得吐。否則早爲泉下人也。予枳桔芩連。如夏蘇翹蘆根。枇杷葉。滑石。開痰行食。舒結通陽。兩劑呃果止。而偏身赤斑。又兩劑燥矢下。而苔化。溺行。右脈漸振。隨與清肅調養法而瘳。

勘朱證時。適子耘令弟子方茂才在座。曰。如此重證。君胡以爲病原不重也。余謂世閒重證。大半因誤治而成。此證若初治得法。一二劑可愈也。奈舉世以瀉證吐證霍亂證。霍亂轉。

筋證皆爲寒證。往往不察病情。輒投熱藥。今見肢冷而右脈
更弱。彼方以爲虛寒的據。丸服藥卽吐。呃忒隨來。以霍亂轉
筋而見呃忒。何暇更問其餘。皇皇然以爲虛脫之象。故溫補
日以加峻。縱使一蹶不起。病家無怨。醫者不悔也。每見此地
市醫臨證。雖極輕之病。必立重案。預爲避罪邀功之地。授受
相承。伎倆如是。良可慨已。此外如胸腹疼痛。癰疾哮喘。經阻
產後等證。世俗亦多指爲寒病。雖以熱藥殺之。而彼此不知
者。而呃忒則尤多枉死焉。余嘗治一角妓。患呃累日。破身太
早。固是虛證。然血去陰傷。豈可反以溫燥助熱。遂致下焦不
攝。索性畏藥。余用一味雞子黃。連進數服而安。

吳竹溪時感將瘥。患呃三日。聲聞于鄰。人皆危之。予通府行氣法。便行痰吐而痊。南海朱君浦。香年五十六。自幼患童勞。繼以吐血三十外。卽絕欲。得延至此。而平素便如羊矢。其血分之虧。如是。今秋陡患呃。忒連服滋鎮溫納之藥。勢瀕于危。陸定圃進士。囑延余診。脈至絃滑搏數。苔黃厚而膩。口苦。溺赤。遂力排衆議。主大劑涼潤。如雪羹。蜆仁。竹瀝。枇杷葉。蘆根。元參。紫苑。射干。兜鈴。菖蒲等多劑。連下赤矢。始瘳。如此衰年虛體。尙因痰熱致呃。故虛寒之呃。殊不多見。而醫者不知辨證。察脈。率以丁香。薑桂爲不祧之藥。何哉。

謝氏婦懷孕五月。便瀉四日。醫投薑附桂朴藥一帖。遂四肢麻。

冷氣塞神昏。溺閉汗淋。大渴嘔吐急。延余援脈。未全伏。先飲以
汕湯。吐漸止。隨予參連苓。槩如射銀花。扁豆。葉蒲桃。乾蘆根。
綠豆。以冬瓜湯煎。徐徐溫服。外用炭醋熏之。各恙皆差。次日脈
絃滑。瀉未止。以白頭翁湯。加參草銀花。扁豆。蒲公英。桃乾。砂
仁。兩劑而痊。

婺源詹耀堂子。年二十。患霍亂。服薑桂數劑。瀉不止。素吸亞片。
疑爲虛漏。補之。瀉益甚。始延余視。大渴而脈絃數。幸而起病不
因暑熱。然陰分素虧。雖飲冷貪涼。熱藥豈堪過劑。設無便瀉。以
分其藥力。則津液早枯矣。予白頭翁湯。合封髓丹。加銀花綠豆。
石斛。一劑。知二劑已。

余赴申時。過石門吳君仁山在濮陽。承其關切。曰。昆陵張仲遠。觀察秀水楊嘯溪。孝廉皆已自楚至申。句當公事。君可往訪也。余感其意。唯唯而謝。緣久聞張氏家學淵源。雖閨閣皆通翰墨。然向見其宛鄰書屋。醫書數種。似偏尚溫補者。曾與故人太倉王子能參軍言之。子能亦善醫。歎曰。人之才識學力。各有能至。不能至。不可強也。王半山不入相。卽是伊川一流。秋壑鈴山能。甘恬退。不失爲風雅之人。陽明先生勲業爛然。後人惜其多了。講學一事。若張氏者。何必談醫。世人信其學問。而併信其醫。因而貽誤者。實多。余弟季旭。仲遠之妹壻也。卽爲其所誤。噫。言猶在耳。子能已下世十餘年矣。乃嘯溪爲仲遠來索余書。余推故。

不與嗣聞仲遠之子患霍亂。徑投六君子湯一劑而亡。是泥于扶正卻邪之說。猶之寇來不戰。但知守城。卒以自斃耳。秋開仲遠亦亡。後蔣寅昉大理信來。深以余求書不與爲是。昔某侍郎督學吾浙。亦以上工自命。嘗浼邵位西樞部求書。余亦不與。所謂道不人談。免俗譏。備錄爲案。願世人毋輕言醫事。必量而後入也。

錢塘姚歐亭協轉。復宰崇明。聞余在滬。新秋囑令弟菰庵。比部持函聘余往遊。以初夏偶患大瀉。後苦脾約。兩旬始一更衣。旣而匝月一行。甚至月餘一行。極其艱滯。而先鞭後澹。汗出神憊。年踰六秩。步履蹇滯。雖廣服人乳及潤導諸藥。率不效。開或納

食如梗嘔吐酸辣六脈遲。黃苔色白潤不渴。小溲清長腹無脹痛。此真中氣不足。洩便爲之變也。豈腸燥便秘可以潤藥濡之哉。既不宜潤。更不可下。以中虛開闔無權。恐一開而不復闔。將何如耶。亦不可升提。蓋吐酸食梗。已形下祕上衝之勢。又素吸洋煙。設一闔而竟不開。又將何如耶。爰以參朮橘半旋芍雞金。木瓜枇杷葉爲方。服六劑。更衣兩次。解四彈丸。又三劑。解十五六丸。又三劑。下九丸。而始暢。竝不堅燥。亦無滯矢。毫不怯力。是藥證已符。爲畱調理法。而別設。或吐酸食梗。則暫用參連橘半旋。芎蘇葉。枇杷葉。紫石英。以清肅鎮息之。八月初秋陽正烈。歐亭因公來申。久住舟中。從者皆病。况久虛初愈之體乎。初七日。

忽然身熱嘔瀉。哲嗣小歐別駕急速余勘。白苔滿布。神憊不支。腹痛汗頻。音低溺澀。先予參連夏朴。飾滑苡蘇。蠶砂扁豆。葉二劑。熱退神清。而左脈仍絃。關上高。嘔酸無寐。手足振惕。客邪雖解。土受木乘也。去滑朴。蠶砂扁豆。葉。加伏神。蛤殼。紫菜。綠豆。白薏仁。三劑。苔化能眠。知饑瀉減。去薏蛤。加芎藭。白朮。五劑而痊。霍亂之開闔失常。中樞爲邪所亂也。此證之開闔無權。中虛不能主持也。一實一虛。正可互勘。至愈後之嘔瀉振惕。又爲風暑乘虛擾中之霍亂證。故詳列拙治。統質通方。

汪謝城孝廉招勘婺源石雨田司馬令慈。年近五旬。陡患霍亂。轉筋苦黃大渴。神情煩躁。證屬伏暑。脈頗不惡。而渾身冷汗。搖

扇不停。已爲陽越之象。不敢與方尋。卽告殞。此憑證不憑脈也。次日簋齋薦視朱君巽泉之尊人。年已六旬。患霍亂轉筋。證不甚劇。問答音清。而脈微欲絕。亦決其不治。已而果然。此憑脈不憑證也。汪金皆善醫。皆以余言爲不謬。踰半月。簋齋于丙夜。患此證。刺出黑血。侵曉。連余往視。形脈兩脫。大汗如淋。目陷音嘶。溺無苦膩。平素嗜飲少穀。好善忘勞。暑溼蘊中。正氣潰散。勉投參藥。竟不能救。惜哉。因挽以一聯云。飄泊正無聊。感廿載神交。萍聚申江。將檢殘編求品鑒。考終原是福。徑一朝仙去。風悽秋夜。那堪衰鬢喪知音。

次女定宜。年二十。體實耐勞。適同邑戴氏。初卽接女夫信云。女

于八月二十三日忽患痛瀉。肢冷脈伏。崔某進附子理中湯。加減瀉不止。而苔黑脣燥。煩露熱象。改投犀斛生脈散等藥。形漸脫。又用附桂八味湯。遂于二十九日舌焦如炭而逝。彌留時語。增曰。吾父在此。病不至是也。噫。據此病情。是伏暑也。戴氏爲積德世醫家。余襲刻叢書十種。渠處皆有。竟使誤藥而亡。良可慘已。郵挽一聯云。垂老別兄行。祇因饒養無人。吾豈好遊。說不盡憂勤。惕厲底苦衷。指望異日歸來。或藉汝曹娛暮景。瀕危思父療。雖曰死生有命。爾如鑄錯。試徧了燥熱寒涼諸謬藥。回憶昔年鞠育。徒傾我淚。灑秋風。嗚呼。良朋愛女。同病同日而亡。斯重訂之役。尤不可已矣。竝附輓言。一以志交情。一以志藥誤也。

霜降前。水北族姪棋偕邀勘所親蔣君循庵之媳。患霍亂轉筋。交三日矣。厥逆口竅。膈悶無溺。苔黃苦渴。脈極絃細。屢進桂附。薑朮氣逆欲死。予昌陽瀉心湯加減煎成。徐服。外以吳萸研末。鹵調貼涌泉穴。服二劑。吐止足溫。去蘇朴加棟斛蒲公英多劑。始痊。蓋伏暑挾素盛之肝陽爲病。誤服溫補以致遽難廓清也。禾中方氏女二十六歲。播遷三載。秋仲抵申。患吐瀉。所親錢伯聲孝廉邀余視之。一藥而瘥。既而患腫。因在旅寄。竟不調治。交霜降。腫忽消。不數日。又患霍亂。卽神氣瞤亂。屋中盤走。口呼姊姊。乃姊強納之臥。兩目旋轉不停。淚涔涔而滴。牙關卽緊。欲延余診。竟不及也。伯聲詢故。余曰。此流離困苦。憂鬱深沉。木土相

乘吐瀉而腫節交霜降。氣肅腫消。鬱無所宣。直凌脾胃。吐瀉陡作。木火勃升。狂走目張。陽從上越。此情志內傷霍亂也。故告危如是之速。

南潯沈春泉。年五十七。立冬前五日。食蟬麪後。陡患霍亂。轉筋。所吐瀉者皆水。初進桂附藥。筋轉益甚。周身微汗。神倦嬾言。指漸冷。脈漸伏。時欲太息。更方用牡蠣一兩。龜版八錢。阿膠四錢。服後勢較劇。延余視之。苔黃大渴。小溲全無。瀉出極熱。心下拒按。伏暑挾食之證。不知何所見而予燥補澀膩之藥。乃病家謂其書畫甚優。故深信而不疑。竟以不起。可憐又可笑也。嗣問其次郎于立冬後亦患此證。醫知伏暑。用黃連等藥。吐瀉已止。因

脈未遽起。不知爲伏熱不清。改投附桂等三帖而亡。尤可哀已。
上虞羅吉人。立冬前患霍亂轉筋。子耘知其陰分素虧。病由伏
暑也。服藥已得轉機。數日後漸有呃忒。延余視之。脈絃數左甚。
苔焦而渴。齦衄腕悶。便溏色醬。小溲短赤。皆伏暑未清。氣機阻
塞之象。旣失清肅。乃當臍尚帖。回陽膏屢囑揭去而不從。後聞
不起。此非敗證。余深惜之。

南海張二梅。年踰六旬。秋閒患霍亂轉筋。醫見高年而厥逆多
汗。擬進溫補。張不敢服。但用平淡單方。及外治法而瘥。然從此
大便不堅。時時自汗。徧身瘡疥。畏熱異常。延至立冬後。邀余診
之。脈甚滑數。口渴苔黃。便溺皆熱。猶著衿衣。是賦質偏陽。溼熱

內盛。幸而畏進溫補。得以引年。與大劑清化法漸愈。又今年患
疥者。舉目皆是。所謂徧地瘡痕。洵非虛語。外治之方甚多。而不
善者罕效。更有治不得法。瘡驟愈而變證遽隨其生者。尋陷內
証也。子耘傳一方頗佳。以麻黃一兩。川椒五錢。蛇牀子五錢。蟾
蜍七枚。雄猪油或柏油熬透去渣。另用明礬黃礬各一兩。蓖麻
子大楓子各四十粒共研末。調入油內。絹包擦患處。能拔蘊毒
伏邪未出。旬日可愈。無後患。此與火酒摩轉筋之義正同。勿以
藥猛而訾之。故附錄于此。

無徵不信。有法可師。爰采羣書南鍼。是仰然病情之幻伏。
猶敵情之譎觚。似是而非。云非恰是。千態萬狀。莫可端倪。

謬以身經附爲夢影蓋時移事易境似炊梁而止燭擬槃
凝同捫篇或竹頭木屑亦大匠所需敢質通方毋啗瑣陋
故列醫案第三